



清秋子◎著



《小团圆》出版后 第一部张爱玲全传

私人生活史  
**张爱玲**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  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京华出版社

清秋子◎著



《小团圆》出版后  
第一部张爱玲全传

私人生活史  
**张爱玲**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  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张爱玲私人生活史/清秋子著.

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10.5

ISBN 978-7-5117-0330-9

I. ①张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张爱玲 (1920~1995) 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83888号

张爱玲私人生活史

---

出版人 和 龔

责任编辑 王小彬 盛菊艳

责任印制 尹 珺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 (100032)

电 话 (010) 66509360 (总编室) (010) 66509246 (编辑室)  
(010) 66509364 (发行部) (010) 66509618 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ctpbook.com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395千字

印 张 25

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8.00元

---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(010) 66509618

# 引子

2009年2月23日，“张爱玲最后、最神秘的遗作”——长篇自传体小说《小团圆》在台湾隆重出版。

这是一部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的珍贵作品。

真实、细腻、热烈。

书中的主人公，是一位女作家，叫做“九莉”。主人公经历的人与事，与张爱玲的生活大致都能对应，虽然有些细节有所省略与更易，但也有些细节在此之前绝不为人所知！

它就是一篇怀旧回忆录，完全可视为信史。

遗作面世之后，华人世界里立刻掀起了新一轮的“张爱玲热”。

张爱玲，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、我们生活中时隐时现的魅影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除去了。！

她的一生，本身就是一个流传久远的传奇。

她虽然是五四以来新文学“诸神”里的一个，但——

她，不可以归类。

她是绝无仅有的一个！

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。”她在19岁的少女时代写下的这句话，预言一般描摹了她不完美的未来。

“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。”她的儿时之作《霸王别姬》里的一句话，又好似预知了遥远的临终一刻。

其实，张爱玲的一生，并不是只有一个温度、一种色彩，而是一个有弧度的虹——从炽热到淡定，从热衷到宁静，从火红到纯白。这中间的变化，令人眩目，令人唏嘘！

《小团圆》的时间跨度，恰是从她22岁到30岁时，这一篇故事，写尽了其间的飞扬与失落。

她早年，未能按捺得住张扬之态，做了一些糊涂事，是因她还是个二十多岁女孩的缘故。

这一点完全可获谅解，而且她本人也有过悔恨。

她晚年的淡泊，其实就是追悔的结果，虽然“悔恨”这两字，从来没出过她的口。

待到后来“张爱玲”三字在故国再度走红时，她已经没有任何欣悦感了，只是淡淡地、继续与整个俗世对峙。

到后来，她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湖，守在自己的角落，宁静平缓，波澜不惊。

异国的寂寞中，她是一位彻悟了的老妇，精神矍铄，不屈不挠。

她是真正领会到了“魏晋风骨”精髓的人，不能设想她会活得更“常人”一些——那样的话，她，还会是张爱玲吗？

她，不过就是一个需要自己挣扎出来的弱小女子，奋斗过，成功过，又为自己过早的张扬，而付出了几十年被边缘化的代价。

她在短暂的繁华之后，于坠落之中看透了滚滚红尘，而后，又恬淡地升到这个世界上很高的地方，几乎很难有人再打搅到她。

所以我说，她的一生中，有前后两个高峰。

她很幸福，因为在最后的时刻，她是在一个无人可以企及的高峰上，极其安静地与世界告别的。

——所有的人，无论对她有何种评价，也惟有遥望而已。

# 目 录

## 引子

1. 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 / 1
2. 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 / 10
3. 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 / 20
4. 后母是阴云驱之不去 / 30
5. 青青校树下的灰姑娘 / 39
6. 终生难忘的一次屈辱 / 49
7.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 / 63
8. 围城前后的食与色 / 77
9. 她用英文小试锋芒 / 91
10. 佳作如雪片洒遍上海 / 103
11. 朋友亦有形形色色 / 121
12. 热恋恰似飞蛾扑火 / 131
13. 动荡岁月的倾城之恋 / 148
14. 尘埃里的花凋落了 / 169
15. 为这个男人值吗? / 191

16. 回首看他形同陌路 / 203
17. 铅华洗尽再出江湖 / 215
18.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 / 242
19. 香港梦幻终成泡影 / 259
20. 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 / 274
21. 相遇在麦克道威尔 / 281
22. 二次婚姻觅得知音 / 295
23. 匆匆踏上陌生的“故土” / 309
24. 黯然独望港九灯火 / 322
25. 守护他走完最后一程 / 332
26. “孤岛”中的恬然老妇 / 345
27. 幼年情结伴随夕阳岁月 / 361
28. 太平洋上的辉煌落幕 / 370

# 1. 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

热议张爱玲，是近二十年来的事。关于她的话，说得多了，都不觉得她是多么久远的人。很多年轻男女，甚至觉得离她很近，能够与她共悲欢。

可是，一查张爱玲的出生年月，我们才悚然一惊：她的出生，是在将近90年前！

无怪乎台湾学者王德威要称她“祖师奶奶”。

百年之前的种种，才是她的前世；近百年的动荡与安稳，则是她的今生。她所见证的人世沧桑，真是足够多了，是地地道道的“奶奶级”人物。对此，我们只有慨叹。

麦子落地，遂成青苗。

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。

1920年9月30日，张爱玲出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。这一天，是农历八月十九，月圆后不久，想必夜间仍有清辉铺洒。

早年的人们，习惯以农历生日为准，张爱玲也是。这个日子公历是哪一天，以前大家都忽略了<sup>①</sup>，后来是美籍华裔学者司马新，在写张爱玲传时，仔细推算出来的。

张爱玲是个多思之人，生日的皓月秋空，也许让她每年都有所思，以至于她小说中写月亮的句子，经常很奇崛：“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，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，陈旧而迷糊。”

这难道是宿命的写照？

她的确就是从一片“陈旧而迷糊”中诞生的。

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，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老洋房，在靠近苏州河的地方，风格是那时流行的西洋式样。

这房子大有来历，牵涉到张爱玲的“前世”。它是晚清名人李鸿章送给自己的女儿、也就是张爱玲祖母的陪嫁物之一。

---

<sup>①</sup>张爱玲曾记为9月29日。



这种老房子四面为房间，中间是一个宽阔的天井，朝内一面有连廊可通行，因而名之“走马楼”。

老房子的外墙上，有一些西洋式的花纹装饰，这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了。小楼共有两层，后来顶层有人加盖了阁楼，所以如今看起来好像是三层。

当年这房子，想来是气派得很，从二楼上直直向前伸出一个阔大的阳台，四周还有很大的花园，草木葱茏。而现今，房子杂乱了，花园当然也不存。这种“西风东渐”时期的老房子，在今日的上海、武汉、广州、海口等地，仍残留了不少，可以视为用砖石写就的城市演进史。

张家公馆，是一个独特的世界，很有象征意义：从外面看起来，房间的阳光应该很充足，其实里面却是古墓般的幽暗。

新旧杂糅，中西交错——这便是张爱玲日后成长的宿命。

早几年，有“张迷”经过辛苦奔波，确定了老房子当年准确的地址：淮安路313号，也就是今天的康定东路87弄<sup>①</sup>。

这房子现在可能已被拆掉，再也没有了它的物质存在。——大变革的时代，只几十年间，就会有很多东西化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尘土。

在那时，能拥有一批这种房子的，是豪门大族。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，就更是声威显赫。

因此，当今讲张爱玲故事的人，有的就特别津津乐道于她的家世，动辄冠以“簪缨世族”、“宦宦世家”、“豪门之后”的名号，看上去金光闪闪——似乎张爱玲的天才，一定与此有关。

我个人猜想，以这类口吻进行叙述的人，无论他做到了多高的教授，恐怕都未脱庸俗思维，有的年幼时说不定还很清苦，对张爱玲进行这样的恭维，也许有少年时的情结在内。

——其实，天才与血统无关。

尤其与富贵无必然联系！

古人说，穷诗人写富人，诗句里定是穿金戴银；而真正的高贵出身者写富人，只须两句——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。那种富家大户夜戏散场时的豪华，便被写到了入骨。

毕竟还有学者是清醒的。内地较早写张爱玲传记的学者余斌，就张

<sup>①</sup>见溥子《张爱玲地图》。

爱玲对自己身世的态度做过考证，结论是：她并不愿沾祖上的光，有人问起她来，她也是含糊其辞。

当然相反的证言也有，与张爱玲相识的女作家潘柳黛，就曾说过：张爱玲在日常的场合，对自己的贵族血液“引以为荣”，一再加以提及，唯恐人不知。

但这只是潘柳黛的一家之言，并无佐证。倒是可在《流言》中的几篇自传文章里看到，张爱玲对她“簪缨世族”的家世深为隐讳，从不提及。

我也注意到：只有一次，在小说集《传奇》出版之前，她曾一闪念地想到：可否用自己的“贵族家庭”来作宣传的噱头？但最终，并未实施。

看来，她并不在乎这所谓的辉煌。

台湾学者周芬伶说得更直截了当，她说：有些人为张爱玲写传，“着重其‘贵族’身世，然而我看张爱玲一生从未有钱过”。

因此，渲染张爱玲“贵族身世”的荣耀，基本没有意义；况且她又不是活在李鸿章的时代！

相反，在辛亥剧变以后，晚清时代的荣耀，怕也不是什么金字招牌，更多的是给人带来负罪感与没落感。毕竟时代在进步，在民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爱玲，从“簪缨世族”承袭而来的，料想也是负面的东西为多。

张爱玲的祖上，固然是世宦之家，但是随着大清国的穷途末路，家族的景况明显地呈一个下滑线。等到张爱玲这一辈，这个前朝名门之后的家庭，就更像一座阴暗死寂的老房子，只能窒息掉所有活泼泼的生机。

我注意到，张爱玲只有在完全挣脱了家庭的阴影之后，才获得了她最鲜活的生命，蓬蓬勃勃地绽放开来！

她渴望挣脱这个冷漠的家，只想自食其力。

张爱玲的内向孤僻，她被人所指的“自私”，她的远离精英主流，无不与家庭的阴影有关。

因此，我们不能因为喜爱名人，就看名人的一切都是好。

我们先来看看张家的这根老藤，有些枝蔓，倒也很有意思。

张家的祖籍，是直隶<sup>①</sup>丰润县。

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（1797—1854），字雨樵，是“丰润张氏”几辈子里第一个做官的人，咸丰年间曾任安徽按察使。就其本人的操行来说，是个极为清廉、耿直的好官，只不幸生逢乱世，结局很是凄凉。

在这里必须一提的，是这位张印塘大人与李鸿章的结交。张印塘和李鸿章曾在合肥、巢县一带并肩作战，两人意气相投，遂结为至交。

张印塘后来与太平天国的西征军交战，因战败被革职，留营戴罪效劳。此后目睹局面日益崩坏、同僚好友败亡，心中越发郁闷。于次年，在徽州<sup>②</sup>病死了。

那时候，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，年方7岁，是个刚够学龄的小孩子。

在辗转流离中，张佩纶发奋苦读，23岁那年考中了举人，第二年又中了进士，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。

他做了官后，敢于直谏，因而名声大起。后又担任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成了中央监察部门的副职长官。

那时李鸿章已是威名赫赫的北洋大臣了，念及旧日袍泽之谊，对张佩纶也很器重。

青年时代的张佩纶，是个旧时官场上典型的“清流”人物，耿直自负。不仅在正史上有名，而且还被写进了通俗小说，成为文学人物。

清末有著名的“四大谴责小说”，专写官场黑幕，其中之一的《孽海花》就绘声绘色地写了他的“事迹”。书中有个人物叫“庄仑樵”，就是影射张佩纶的。

1884年，中法战争爆发，张佩纶连上数十道奏章，力主抗法——对洋鬼子不打哪成！

朝廷就派他到福建马尾港去督军。

可惜一仗打下来，福建水师全军覆灭！

战后追究责任，他被革职发配到边地察哈尔、张家口效力。

他先后有两任夫人，都是病死的。到1888年，张佩纶戍满回到北

---

<sup>①</sup>今河北省。

<sup>②</sup>今安徽黄山市。

京时，已是一个光棍汉了。

就在这灰头土脸之时，在天津的李鸿章向他伸出了援手，将张佩纶收入幕中，协办文书，掌握机要文件，当了个心腹师爷。

入幕半个月后，张佩纶又有了奇遇！

李鸿章决定把女儿李经璠<sup>①</sup>许配给他，并且当下就办妥了订婚仪式。这一年，张佩纶年已41岁，李菊耦才22岁，两人相差19岁。

这桩婚姻，当时就有很多人侧目。即使拿现代的眼光来看，也很不般配。张佩纶年纪偏大不说，还是个罪官，仕途前景很渺茫。从留下来的照片看，相貌上也无甚过人之处——八字胡，目光无神，体态偏肥，不过是常见的清代官员颧硕模样而已。

而李菊耦在那个时代虽是大龄女子，却是个地道的美女，标准的鹅蛋脸，眉清目秀，双眸如漆，透出一股清新可爱的书卷气。

这段奇缘，曾朴在《孽海花》里也有妙笔生花的渲染，有如他老人家当时也在场一般。

曾朴写道，一日，张佩纶有事一头撞进李鸿章办公的签押房内，忽见“床前立着个不长不短、不肥不瘦的小姑娘，眉长而略弯，目秀而不媚”。

在旧时，同事之间也是要避家眷的，张佩纶来不及收脚，早被李鸿章望见，喊道：“贤弟进来，不妨事，这是小女呀，——你来见见庄世兄。”那小姑娘红了脸，含羞答答地向张佩纶道了个万福，就转身飞快地跑进里间去了。

张佩纶与李鸿章谈着公事，忽然瞥见桌上有一本诗集，趁老太爷不注意，他便偷偷拿过来看。见里面字迹娟秀，诗意清新，知道是那小姑娘的手笔，不觉就有些倾倒。略一翻，见有两首七律，题目是《基隆》，读过一遍，当下顿感触目惊心。

诗的意思，大致是既有讽刺、又很替张佩纶惋惜——若只安分做个论道书生，不去冒冒失失请缨杀敌，也就不至狼狈若此了。

张佩纶看了，“不觉两股热泪，骨碌碌地落了下来”。李鸿章就笑道：“这是小女涂鸦之作，贤弟休要见笑！”张佩纶惟有满口称赞，李鸿章便顺势托“张贤弟”给女儿寻觅佳婿。

<sup>①</sup>小名菊耦。

张佩纶道：“要如何条件，才肯给呢？”

李鸿章呵呵笑道：“只要和贤弟一样，老夫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张佩纶是何等聪明，出来后赶紧托人去求婚，中堂大人也就一口应承了。

不止如此，《孽海花》还继续演绎，说李鸿章夫人赵继莲知道了消息，大为恼怒，指着李鸿章骂道：“你这老糊涂虫，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千拣万拣，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！你糊涂，我可明白。休想！”弄得李鸿章没法。

最后还是女儿明确表了态，说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张佩纶，“哪儿能再改悔呢！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！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”。老夫人见女儿肯了，也只得罢了。

这一段故事，足能以假乱真，只不过书中的李鸿章叫做“威毅伯”罢了。

张爱玲小时候在《孽海花》中看到了这一段，非常兴奋，连忙去问父亲。但是父亲一口否认，说爷爷当初决不可能在签押房内撞见奶奶，连所谓奶奶的诗，也是捏造的。

张佩纶在婚后，仍留在李鸿章府中住，与新夫人的关系琴瑟和谐。

可是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张佩纶在仕途上的命运，并未像外人估计的那样，就此可东山再起。

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不知何故，与这个妹夫水火不能相容，买通了几个御史，蜂起弹劾张佩纶。大意是，张佩纶遣戍释放后，不安本分，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，招致物议。随后就有圣旨下来，命李鸿章把张佩纶撵回原籍去。

那时太平天国已经败亡，战乱后的南京房产很便宜，不少闲官都在那里置业。李鸿章便让女儿、女婿搬到南京去住，还给了女儿一份陪嫁。

这份陪嫁，可不是平民之家的几个箱笼包袱，而是田地、房产和古董无数。总量之巨，无法估计，我们只知30年后，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，计有花园洋房8处及安徽、河北、天津的大宗田产。

张佩纶在南京买下的房子，是一处叫“张侯府”的老宅子，位置大致在现在南京白下路东段的南京海运学校一带。房子共有3幢，张佩纶

将其中的东楼命名为绣花楼，专为李菊耦住，当地人都习惯称它“小姐楼”。——后来，胡兰成在与张爱玲恋爱时，还专门去看过这地方。

此后，甲午战争爆发，北洋水师又遭败绩，大清国被迫签下屈辱的《马关条约》。李鸿章因之声名狼藉，甚至被国人以民族罪人视之。张佩纶大概有感于此，自此绝足官场，再不要那顶官帽子。

就在那一年，李鸿章油尽灯枯，在“三百年来伤国乱”的悲哀中去世了。

张佩纶晚年过得相当颓废，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残生。老岳父死后一年多，寂寞中的张佩纶也追随而去了。

他遗下一子一女，大的7岁，小的才2岁。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，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。

可怜李菊耦37岁就守寡，终日闭门教子，心有戚戚，不久染上肺病，于1912年病逝于上海。

张佩纶的子女辈，对他的印象都不十分好。女儿张茂渊<sup>①</sup>后来曾对张爱玲说，这桩老少婚姻，“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！”

张爱玲在读中学期间，弟弟张子静有一次对她说：“爷爷名字叫张佩纶。”

她马上问：“是哪个佩？哪个纶？”

弟弟告诉了她，她觉得很诧异：这名字，怎么有点女性化？

又有一次，弟弟给她看历史小说《孽海花》，撂下一句：“说是爷爷在里头。”

爱玲翻开书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了庄仑樵。读完以后大为兴奋，跑去问父亲，父亲只是“一味辟谣”，跑去问姑姑，姑姑说：“问这些干什么？现在不兴这些了。我们是叫没办法，都受够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低下去，近似喃喃自语，而后又说，“到了你们这一代，该往前看了”。

“受够了”指的什么？官僚大家庭的生活，还不是陈腐一路，当事人都受够了，何劳今天的人替他们荣耀？

爱玲觉得不好意思，连忙辩解：“我不过是因为看了那本小说好奇。”

<sup>①</sup>就是张爱玲那位大名鼎鼎的姑姑。

姑姑见爱玲执着，就讲了一点奶奶李菊耦的事。两位老人死的时候，姑姑年纪还小，所以提到爷爷张佩纶，她便断然摇头：“爷爷一点都记不得了。”

爱玲又去问父亲，父亲只是敷衍她说：“爷爷有全集在这里，自己去看好了。”于是爱玲就抱了一大堆书来看。

张爱玲的先辈，虽很辉煌，且从李鸿章这一脉来说，也可称贵族。但是，外曾祖父李鸿章和祖父张佩纶都是在历史上有过污名的，所以，张爱玲自小就和她的“贵族身世”自觉保持着距离。在她成名后，文化界曾有一阵掀起过《孽海花》人物原型的考据热，她完全不参与，对一班前清遗少及名士派文人也敬而远之。

她不会傻到处处以这些晦暗的东西来炫耀。

但是，她与这些毁誉参半的先祖，毕竟有着血缘的联系，在她的意识里，又另有一种不同于政治评价的情感评价。

她从长辈们的议论中，从祖父的文集中，对祖父张佩纶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，认为他是个“真人”。祖父在官场中的旋起旋落，直至抑郁而终，也令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感到震撼，觉得这是一种“人生的回声”。

家族曾经的辉煌与无可挽回的没落，在一个孩子的心中，种下的就是这样无以名之的伤感。从普世意义上来说，全社会肯定是在进步了，但是作为具体的家族后裔，没落的气氛是一直就笼罩在头上、渗透在血液中的。

张爱玲，就是这样一株先天阳光不足的根苗。

她小小年纪，居然有苍凉的“身世之感”，也就缘于此。

张爱玲在成年以后所做的，就是努力挣脱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背后的所有阴影，向着独立的路上走。

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《对照记》中，她历尽人世沧桑，终于与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了，真正理解了他们的“不得不然”。

她后来的话，说得很动情：“我没赶上看见他们，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，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，看似无用，无效，却是我需要的。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。我爱他们。”

然而戏剧性的是，这样的家世，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。没落家族的种种人与事，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，形成

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张爱玲是幸运的。

因为，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，也就没有一个青年女性以文学谋生、以小说名世的可能。而她身后拖着的那长长阴影，又使她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中极为特殊的一个。

——腐土上，开出的是一枝惊艳的花！



## 2. 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

繁花凋落的家族，实际上是很可悲的。尽管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，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，窗外的阳光再怎么照进来，也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勃勃的光芒来。

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，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。

在民国初年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，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出身无用了，失却了上进之阶，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，但却是坐吃山空。

在角落里，他们或醉生梦死，或牢骚满腹，或惊恐不安。

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。

最可怜是大宅门内第三代的孩子们，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，却冲不出、飞不走。

——血缘的线，身世的索，牵住了他们。

张爱玲的父亲，就是转型期典型的豪门二代。而张爱玲，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孩子们之一。

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（1896—1953），别号廷重。他素以号行世，在后文中，我们也就按习惯称他为张廷重。

从张廷重的生卒年份来看，他恰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。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，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，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孀的张廷重来说，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。

他跟他父亲一样，也是7岁就丧父，但却没能像老爸一样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，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。旧式家族，男丁为主，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，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，这一来，反而害了他。

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几年间，经历家国之变，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。昔日娘家的尊崇，夫婿的未展之志，都化为她望子成龙的心切。

这位通晓诗书的母亲，教子甚严，背不出书就打。但常规的仕途，到此时已走不通了，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，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，张